
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始末

马向东

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,其形状象一片树叶,柄部是瑞丽县,西、南、北三面与缅甸接壤。在瑞丽县的最南端,有一个名叫雷允(原译垒允)的傣族小村寨,与缅甸隔河相望,鸡犬相闻。半个世纪前,中国规模最大、设备最先进、产量最多的飞机制造厂,就曾奇迹般地出现在雷允这个中缅边境上鲜为人知的地方。

在当地一位年近七旬的傣族老人带领下,我们来到雷允飞机制造厂遗址,今为国营瑞丽农场雷允分场所在地。由水泥浇注的停机坪宽阔而平整,飞机跑道依然那么笔直、坚实。经傣族老人引导,我们找到了当年工厂的冷却车间,以及厂部大楼的遗址,在厂部大楼的基础部分,清晰地刻有“1939”及该厂的英文缩写字母。这位傣族老人五十多年前曾参加过建厂工作,并向我们回忆了许多当时建厂的情形。

望着眼前这片灌木丛生、树林杂错的平地,蓝天的白云之下,四周一派寂静、空旷、凄凉的景象,任何人都难以将它与当年人声鼎沸、机声轰鸣的飞机制造厂联系起来。但是,拨开没膝的野草,那锈迹斑斑的机器零件、形状各异的混凝土块却历历在目。距此不远的中缅界河——南畹河上,两个高大的桥墩耸立在河两岸,河水哗哗流淌,仿佛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诉说着一段神秘的历史。

一 从杭州到雷允: 战乱中的奔波

垒允飞机厂, 全称“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”。其前身是设在杭州笕桥的“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飞机制造厂”, 系中美合资经营的军工企业, 简称“中杭厂”, 美方为当今以生产“麦道”飞机而著称于世的道格拉斯公司。七七事变爆发后, 日本侵略者为保证其绝对空中优势, 于当年8月14日轰炸了杭州中国空军基地, “中杭厂”岌岌可危, 遂于9月3日迁至武昌南湖机场, 复又迁汉口。截至撤退杭州前, “中杭厂”共组装、检修美式战斗机111架。^①

1938年8月, 日寇进攻武汉, “中杭厂”被迫再次南迁至昆明。10月, 所有员工及家属约3000人辗转抵昆, 机器设备则取道香港, 由海路运至越南海防港口, 拟经滇越铁路转运昆明。^②然而, 法国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, 封闭了滇越铁路, 这些机器设备不得不继续在海上颠簸, 向西驶入缅甸仰光港口。

在日寇大举进攻下, 我国政治、军事重心向西南部转移, 祖国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。出于抗战需要, 及早恢复飞机制造厂的生产能力, 尽快加强我国空军的实力已迫在眉睫。鉴于“中杭厂”屡次迁移均不能长久立足的教训, 军事委员会认为, 厂址的选择务必着眼于长远, 寻求一个比昆明更为安全稳妥的地方, 经反复权衡, 最后确定在滇西极边的雷允建厂。原因是: 雷允地处中缅边界, 远离抗日战场, 可最大程度地避免日军威胁; 其次, 雷允位于南畹河与瑞丽江交汇处, 沿江而下, 可经缅甸八莫、腊戍、曼德勒而达出海口仰光, 雷允附近有当时全国唯一的国际陆路通道——滇缅公路, 交通运输, 尚称便利。另外, 雷允是一个通常不为世人知晓的少数民族居住地, 偏僻闭塞, 利于保密。

① 张骞: 《雷允飞机制造厂》, 《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》第8辑。

② 《云南军事工业志》“概述篇”, 《云南军志》1990年第2期。

1939年12月,“中杭厂”先遣人员开赴雷允进行拓荒、测绘工作。随后,员工、家属以及滞留在缅甸仰光的机器设备也陆续运抵雷允。该厂中美员工与当地傣族民工齐心协力,紧急施工,一座座厂房、一排排职工宿舍拔地而起,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,一个颇具规模的飞机制造厂便奇迹般地出现在中缅边境线上。1939年7月1日,雷允飞机厂正式建成投产。同时在附近修建了一个简易飞行场,称为南山飞行场。

二 机厂警卫官的回忆

程先登先生曾任雷允飞机厂的警卫官,他于1939年9月到职,在机厂担任警卫工作共两年多,对机厂的历史了若指掌。回想起那段不平凡的往事,他感慨万端,嘘叹不已。

据程先生回忆,雷允飞机制造厂分为“监理处”和“厂部”两大系统。监理处是国民政府派驻厂内的最高行政监督管理机构,从政治、军事上对全厂加以严密控制。首任监理钱昌祚,继任邢契辛(当年中国四大空军少将之一)。监理处之下,设政训处、特别党部、警卫大队。1940年10月,机厂遭日机轰炸,增设防空指挥部,专门从贵州调来一个高射炮排。而厂部则专门负责生产技术业务,美国飞机制造专家韩达任厂长、总工程师,设计课主任由美国人格林担任。^①厂部之下,设有生产科、供销科、安全和管理科等机构。各科科长是中国人,科长之下的大领班(相当在车间主任)由清一色的美国技工担任,中国技工则充任小领班(相当于车间组长)。生产科是该厂最大的一个科,是生产中的骨干,负责生产、计划、管理、调配等工作,下有金工部、冷作部、装配部、木工部和动力部等,每个部相当于一个车间。全厂生产经营管理,严格按当时西方高水平的管理方法和高效率操作程序进行,工人大多来自江浙一带,文化素

① 程先登:《端丽雷允飞机制造厂》,《端丽史志丛刊》第3期。

质非常高,故投产以后,生产进展很快。

飞机厂的南部是美方人员的住宅区,依山傍水,景色秀丽。过去的小洋楼早已毁损,现仅存一排水泥浇灌的壁炉烟囱,整齐地排列在绿色的草地上,烟囱上布满野草,有一个烟囱内竟长出一棵枝叶繁茂的菩提树,令人感到历史与自然是那么无情,从来就不是按照人们的意志而发展。不过,从这些烟囱遗址倒是可以看出,来到中缅边境的美国人,依然保持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,尽管此地属亚热带,他们却还要使用壁炉。

程先生是从昆明航校调到该厂警卫大队的,负责机厂保卫,对厂内重要设施、路口昼夜进行巡逻守卫,并在通往厂区的道路中设置障碍,检查一切出入人员车辆。程先生初任分队长,后升任副中队长。他说:“警卫大队是一个营的架子,共有军官二十余人,除一个中队长是湖南人,我是云南人外,其余军官都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,蒋介石对飞机制造厂十分重视。”^①

三 最兴旺的黄金时期

雷允飞机制造厂在投产的一年多时间里,便以惊人的速度制造出各式军用飞机 100 余架。这些飞机的发动机全靠美国进口,其他零部件由厂里自行加工,然后进行整机装配。此外,雷允厂还对军用飞机进行检修。蒋介石的“西科斯基”号水陆两用座机也曾到该厂大修。据说这架飞机是墨索里尼送给蒋的。^②当时全厂职工增加到近三千人,几乎是“中杭厂”的三倍。^③

现侨居美国的叶肇坦先生,原为雷允厂中方高级技术管理员。当叶先生在海外闻知云南省将编写《云南军工志》时,特从大洋彼

① 程先登前揭文,《端丽史志丛刊》第3期。

② 《云南省军事工业志》“概述篇”,《云南军工志》1990年第2期。

③ 叶肇坦:《来自美国的史料》,《云南军工志》1990年第2期。

岸寄来了自己在雷允厂工作时的回忆录,还有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。叶先生在回忆录中说,雷允厂投产后,规模、设备、员工都比在杭州期间有很大发展,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,也是当时中国飞机制造业“最兴旺的黄金时期”,因为全厂员工拧成一股绳,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,目的就是一个:抗日救国。

雷允,傣语即“山城”之意,相传两千多年前傣族古代著名国王“召武定”^①的都城就曾设在附近的小山上,今遗址犹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雷允逐渐被人们所淡忘。但是,自从飞机制造厂修建在雷允之后,雷允再现历史辉煌,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,同样进入“黄金时期”。

为保障飞机制造厂生产、生活物资的供应和对外通讯联络,国民政府决定在南畹河上修建一座铁索大吊桥,该桥全长200多米,宽10米,桥面可容两部长车并行,使雷允南可经水陆两路达缅甸出海口仰光,东可沿滇缅公路而抵云南省会昆明。各种物资源源运来,车水马龙,繁忙异常。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,美国商船来往穿梭于上海、天津与缅甸仰光之间,为雷允飞机制造厂职工提供百货和副食品,以获取暴利,甚至甘冒风险,直接从美国本土、东南亚国家运来生产原料或生活用品。

当时处于中缅边境一带的滇西地区是令人生畏的“瘴疠之乡”,疟疾、伤寒、痢疾、霍乱、回归热、鼠疫等十多种能致人于死地的疾病年年流行。^②建厂之初,部分员工和警卫士兵曾患恶性疟疾,从发病到死亡仅数小时。疾病对全厂员工构成严重威胁。为清除这一隐患,国民政府在雷允耗用巨资兴建了一所高水平的职工医院,病房、办公室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,医生从美国教会医院、留美学生、国内各大医院的名流中高薪聘请。如后来全国口腔科权

① 召武定:傣族著名人物,即傣族“勐果占璧王国”首任国王。今雷允小山上遗有召武定都城的城壕,召武定的“拴象石”等遗址。

② 何萍:《潞西县志资料长编·卫生》,《潞西县史志》1986年第3期。

威夏良材、廖韞玉,四川医学院卫生系主任姚寻源等人,就曾在职工医院工作过。^① 该院所用的一应器械和药品,均从美国进口,配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“爱克斯光”机,并使用刚刚问世不久的、价格比黄鱼还贵重的“盘尼西林注射液”(即青霉素)。该院有医护人员百余名,床位 200 余张,救护车 4 辆,其设备、医疗水平当时在国内堪称一流。职工医院也为当地少数民族居民诊治疾病。同时,还在雷允设立了邮局和电报局,以沟通雷允与外界的通讯联系。

1939 年 10 月,也就是雷允飞机制造厂刚投产三个月,日本帝国主义的情报部门便侦知该厂的所在,立即派出 36 架轰炸机对雷允飞机制造厂进行狂轰滥炸,致使部分车间被毁,十余人炸伤。1940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 时许,日本 27 架大型轰炸机再次飞临该厂上空,轮番对厂区投弹,造成员工死伤百余名,厂房和设备遭到严重破坏,被迫停产达一年之久。^②

1941 年 2 月,雷允飞机制造厂恢复生产,至年底,组装生产霍克式、莱茵式、P40 型军用飞机数十架。12 月 8 日,“珍珠港事件”爆发,美日两国正式开战。雷允飞机制造厂的美方工程师、技术员、医务人员陆续奉召回国,该厂从此由中美合资经营改为中方自营。在雷允飞机制造厂两年多的生产期内,共组装生产各式军用飞机两百多架^③,其中 P40 型战斗机是中国空军、美国来华志愿飞行部队(即陈纳德“飞虎队”)的主要机种。同时,它还圆满完成了对中国空军、“习虎队”、驻缅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检修和大修任务。

四 日军进犯时的撤退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寇迅速南进,数月之间连陷香港、菲律

① 向杞:《雷允飞机厂职工医院》,《德宏文史资料选辑》第 3 辑。

② 《云南军事工业志》“概述篇”,《云南军志》1990 年第 2 期。

③ 同上,1990 年第 2 期。

宾、马来亚,继之出兵缅甸,垂手而得仰光,切断了滇缅公路,向中缅边境长驱直入。整个抗战局势骤然巨变,原来远离抗日战场的滇西大后方,一跃而为抗日前线,雷允飞机制造厂首当其冲,面临着—场难以逃脱的劫难。

十万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,由于当时的种种历史原因,遭到空前的惨败。1942年4月28日,日军快速部队偷袭缅甸北方重镇腊戍得手,通向中国的门户顿时洞开。日军以疯狂的速度向中国边境推进。东距腊戍不到200公里的雷允,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锋芒之下,情势万分危急,因为日军机械化部队从腊戍到雷允只需七八个小时。

在仓促和混乱中,雷允飞机制造厂开始了最悲壮的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迁徙:向保山撤退。

大部分机器设备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沉入南畹河中,一些搬不动的大型机械,只好连同厂房一起炸毁。整个厂区爆炸声惊天动地,火光四起,顷刻间变成一片废墟。南畹河上的铁索大吊桥,也在—阵剧烈的爆炸声中颓然坠落江底。

怒江以西的滇缅公路上,难民、散兵、商人、华侨、各机关厂矿人员潮水般阻塞于道,雷允飞机制造厂的职工家属们也夹杂其间,呼儿唤女声和汽车马达的轰鸣震撼山谷,数里之外可闻。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人流,艰难而缓慢地经芒市、龙陵、惠通桥向保山东撤。

1942年5月3日,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我西南国门畹町镇。4日,经化装的日军突击队混入撤退的人流中,企图偷袭惠通桥。中国军队发现后,果断炸毁惠通桥,及时挫败了日军的阴谋。^①但是,雷允飞机制造厂的部分员工家属也被隔在了惠通桥西岸,有少数逃到缅甸,流落异国他乡。

6月,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昆明设办事处,共收容雷允飞机制造厂撤来的职工1000余人,其他则下落不明。航委会被迫作出

① 方国瑜:《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》,《德宏史志资料》第2辑。

解散“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”的决定。^①

50多年过去了,雷允飞机制造厂的历史依然鲜为人知。然而,它对抗日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,在中国航空工业史上也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。该厂的兴衰,也为雷允这个偏僻的傣族小村寨增添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。如今,德宏人一提起雷允,就有一种神秘感,有关飞机制造厂种种神奇的传闻,也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(作者单位:云南省德宏州政府史志办公室)

① 《云南军事工业志》“概述篇”,《云南军志》1990年第2期。